

◆ 山乡素描

落雨记

彭绍伟

山里人把下雨叫落雨。这“落”字用得极好，雨有了气定神闲的意味，不是从天上砸下，而是从容、悄悄、断断续续地落下，又悄无声息地停。雨丝如烟，远山近树皆浸在朦胧的白气里，瓦屋，山峦，河流，宛若一幅未干的水墨画，墨色淋漓处，枝条饱含水意，低垂着，仿佛笔锋一顿，就要滴下墨来。

农人对于落雨，是极喜欢的。天晴时终日忙碌，不得歇息，惟有落雨时，才可心安理得闲下来。他们搬了竹椅坐在廊下，看雨脚细密，不言语，只偶尔喃喃：“落雨就是凉快，睡一下午都不晓得醒。”语气里有倦意，也有感激。檐角滴答滴答，一声慢，一声紧，敲在石阶上，也敲在人心上，焦躁的暑气、火气全都散了。

灶屋里的动静不同往日。女人取出珍藏的米面，浸了水，开始生火烧锅，先拿出腊肉，煮过之后，切成透明、金黄的小粒，再把春天里采摘的毛香揉入米粉，腊肉炒香出油，泼在米粉里一起搅拌、和匀，在掌心团成圆子，压成一个个精致的

小粑。锅里蒸汽氤氲，混着屋外的雨气，一时间竟分不清哪是炊烟，哪是山雾。

女人又取出晴日晒干的南瓜子、新创的花生、才打的野核桃，手脚麻利地翻炒，香气在屋子里来回跑。

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”上屋拐的王婶打个哈哈进来。

下屋拐的刘奶奶，前屋的张家媳妇，后院的储家闺女，也都拿着鞋底、毛线聚到小厨房，一边忙活，一边说家常。谁家的茭瓜今年卖得高，谁家的娃考上大学，谁家定了亲，谁去城里带孙子，话不停，手也不停。小孩子们早已围在灶边眼巴巴地望，雨声愈大，屋内的香气愈浓。

雨声渐稀，瓜子、花生嗑完了，毛香粑也蒸熟了，豁牙的奶奶一咬一个缺，入口软糯、温热。窗外，山色越发青黑，雾却渐渐淡了，田野如同洗过，清静明澈。农人起身望望天色，却不急于出门，雨歇地未干，尚且坐一会。

“小湾里的那块地，明天可以栽白菜了。”女人一边扫地上的瓜子壳，一边说。



守望 肖明 摄

◆ 安庆旧影

余良卿

曹金如

安庆城的北门外，有余家湾。此地因余氏迁居而得名，依灵山，临石湖，岚翠可仰，清涟可俯，四时景异，是一方可耕可读、亦可樵可渔的土地。

余家湾余氏属杏村余氏一脉，堂号“敦本”。迁怀始祖谷忠公，乃元末明初自江西瓦屑坝迁来，初居怀宁白麟坂，后徙桐城石塘湖。“去皖城卅余里有杏村焉，后倚龙山，前临石湖，果树参差，鳞原肥沃，邑中名胜也”。余氏一门后来“勃然兴矣”，正因谨守“敦本”之训。其中，尤以“余良卿”为杰出代表。

“余良卿”膏药创始人余性亨，谱名治光，字学智，号性亨。族谱载其为“廩贡生”，“钦加同知衔，持授湖北沔阳州正堂”。其子余德铨亦官至广西即补清军府。谱中又记余性亨于姚家汉购置祖坟山地，“价买王辅田，随田一片，坐落王家冲，上至山顶，下至山脚田后坎，北凭黄姓，下凭田头，南至程姓为界，四至俱有界。有赤契。”可见余性亨家资颇丰，或曾捐官，或曾置产，皆非寻常百姓可及。

自余性亨至余鹤笙，“余良卿”曾经历一段低谷，尤以咸丰五年前后为甚。道光末年，余性亨年迈，其子与孙或病或夭，家业几近倾颓。尤其在咸丰年间战乱之中，“余良卿”得以重振，全赖几位女性鼎力支撑——余峻勋之妻余李氏、其女余传如，以及余李氏之媳余翁氏。

真正将“余良卿”品牌推向极致的，是第二任掌门人余鹤笙。他天资聪颖，饱读医书，精通药性，更有不满足于现状的进取之心。执掌家业之后，余鹤笙对膏药配方屡作改良。新一代“余良卿鲫鱼膏药”黏性强而不伤皮肤，愈后无疤；封闭性好，贴敷稳固；不仅主治疮疖，对冻疮与皮肤皲裂亦有良效。产品提质却未涨价，正是余鹤笙时代“余良卿”立足“诚”字之根本。

“余良卿”亦以“善”立世：其摊药工序，多交由“清节堂”（清代收容贫苦寡妇的场所）中的女性完成，以计件方式付酬。据载，1930年前后，每摊六百张小膏药仅得一分多钱，熟练工一日不过完成十六七盒（每盒九十六张），月入约六七元。在册摊药女工逾百人，规模于当时的安庆而言，已属可观。

清末民初，安庆名产有“振风古塔”牌胡玉美蚕豆辣酱与虾子腐乳，“双合成”牌刘麻子刀剪，以及“铁拐李”牌余良卿鲫鱼膏药。其中，尤以“余良卿”膏药声名最著。

“余良卿”之兴，亦带动安庆膏药行业整体发展。其后，“马仁寿”“余长春”“松寿堂”“延寿堂”“马寿堂”“善池春”等字号相继涌现，虽起落无常，却共写一方行业图景。

“余良卿”再度迎来转机，是在1933年左右第四任掌门人余达谟手中。1938年安庆沦陷前，余达谟果断携老店现金、财物及五名技工，辗转大半个中国，最终于屯溪隆重重挂“余良卿（江南）”招牌，经营八载。抗战胜利后，他立即返宜，赎回大南门旧铺，复业“余良卿”，并在政局动荡、经济通胀的艰难岁月中，将这份祖业赓续、传承。

◆ 儿女情长

神一样的母亲

吴照太

母亲幼年丧母，她的父亲又是残疾，生活的重担，过早地压在她瘦弱的肩膀上。

母亲姊妹三人，两个妹妹，一个弟弟，她的大妹妹因实在养不起，给一户姓殷的人家领养了。她的小妹在5岁那年，又被忍痛割爱，送给了安庆郊区五里墩的一户姓毛的人家，不久，这朵鲜艳之花也凋零了。那份骨肉分离的疼，母亲隐忍在心里，从未对我们多讲。偶尔提及小姨，她的眼底总闪过一丝抹不去的怅然和哀伤。更让她心碎的是，1958年夏天，她的弟弟在枞阳大缸窑湖边拉菱角菜，又被无情的湖水夺走性命。一个个亲人的离去，像刀子在她心上刻下一道道伤痕。这么多的沉重打击，并没有击垮母亲，她没有流露过半分的脆弱和无奈，而是把苦水咽进肚子，默默扛起生活的重量。

母亲跟父亲成家后，靠着一艘5吨木帆船加入枞阳县东风水上运输合作社，从事水上运输。本以为一叶小舟能撑起一片蓝天，谁知风云再起，1972年，父亲突然病故，母亲才35岁。我们姊妹七人，姐姐17岁，我15岁，小妹才3岁，天真的塌了下来。姐姐起早摸黑在工地上做小工，6角钱一天。我跑到航运公司向领导哭着要上船，说自己能烧饭，领导说我是小孩，不能上船，我说先试试看，

不行我就下船。领导特别同情我家困难，就把我分配在一条26吨的木帆船上为四名船员烧饭。船老大对我很照顾，航运公司每月工资是12元，加上运输提成，我每月能赚到40多元钱，开销生活费13元左右，剩余的给母亲供弟妹上学。

为了供养子女上学、生活，母亲先后帮助人家带孩子，给搬运队工人洗衣服。洗衣服包月，有5元钱收入。姐姐嫁到东至县后，托人弄了木料，为母亲做了一辆板车。夏天，母亲拉着板车给人家运货，汗水湿透衣衫，口渴得冒烟。冬天，她拉着板车，踏冰雪，冒严寒，艰难行走。手上磨出厚厚的茧子，脚上的皮也是掉了一层又一层。晚上，我们上床了，她还在煤油灯下缝补衣服，我们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劝她歇一歇，她却总说：“你们好好读书，将来有出息，我就知足了。”

母亲真的如神一样，她靠着拉板车、洗衣服，一点点攒钱，除了我和姐姐没有完成学业，其余五姊妹都送进了学校，受到不同程度的教育。工作后，我也顺利从原安庆师范学院夜大毕业。母亲从未上过学，但她却比谁都明白读书的重要性，她用自己的辛苦，为我们铺就了一条通往未来的路。我们长大成人后，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，可母亲却没能享几天福，就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母亲去世二十六年了，但她的音容笑貌依旧清晰，我常会想起清晨晾衣绳上飘动的衣物、厨房粗茶淡饭的香气、雨天里吱呀作响的板车声响。每当我遇到困难，想起母亲当年的坚韧，便有了前行的勇气。她用一生的辛劳，教会我们什么是坚强，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爱。这一切，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，成为我们一生最宝贵的财富。

